



焦點人物

在頓挫中尋得果實

— 校友柯勳廷訪談 —

文 / 編輯部

五月底，柯勳廷教授伉儷從洛杉磯回到綠意蒼蒼的北醫，應編輯部之邀，在凱菲屋接受專訪。輕輕為柯太太拉開椅子，幾次眼神的交流，這位畢業已經二十幾年的校友，透露出與其文筆一致的特質 - 坦率與濃郁的情感。

初到北醫

被詢問起北醫的生活記憶，校友先是笑了笑然後緩緩的道出「其實，北醫不是我的第一志願」。

高中畢業那年，柯勳廷的目標是台大醫學系，卻差了幾分考上北醫，回憶起第一次看到北醫的場景，他說只有「失望」可以形容。

當時，北醫只有一小塊地，放眼望去，最大的建築是教學大樓的四層樓房，剩下的僅有形態大樓和實驗大樓，宛如荒漠，和自己心中所想的大學差距實在太遠。再加上北醫的高昂學費，對公務員父親而言太過沈重，所以註冊完他便休學重考，沒想到考試成績仍不理想，最後，還是在1974年踏入北醫的大門，成為學校的一員。

大學生涯

初入北醫的柯勳廷面臨許多挑戰：北醫沒有想像中大學應具備的廣大校園，連宿舍都缺乏。自認從小就內向、個性憂鬱的柯勳廷承認，北醫硬體的欠缺與大學聯考的挫折感，讓他絲毫沒有作為大學新鮮人的快樂。再加上當時大學校園內盛行存在主義，李敖、柏楊等人寫的小說以及厚黑學再再都影響到柯勳廷的人生觀，使他消極的抗拒學習，高中



時期成績頂尖的他，大學課業得要常常補考才能過得了關。

柯勳廷說，大概最能提得起興趣的，就是打籃球了。在他帶領下的籃球班隊，每次都能得到全校第一。

移居美國

離開北醫，柯勳廷的生活有了極大的改變。

不只是換了角色，成了實習醫師，也在這個時候，他遇上了未來的柯太太。他們一見如故，交往二、三年後就結婚了。柯太太從小就立志當像吳健雄、居禮夫人一樣的科學家，具有勇於冒險的性格，台大藥學系畢業，相當具有能力。

柯太太一直想出國繼續深造，但她的家庭跟柯勳廷一樣，父親是公務員，沒辦法支持出國的費用。為了讓妻子圓夢，柯勳廷就留在台灣當住院醫師支持她的深造計畫。

在美國，柯太太念完藥學系後，找到工作而申請到綠卡，而此時，柯勳廷的外科訓練也即將結束。當時柯勳廷剛剛申請到興趣不大的病理科，又碰上1979年中美斷交、美麗島事件的發生，使他對國民黨政府非常沒有信心，再加上第一個孩子出世後，夫妻兩人實不宜分兩處，於是外科訓練結束後，就下定決心，在1980年移民美國。

美國生活 American dream

到美國，柯勳廷重新接受訓練七年，在德洲 Galveston 當實習醫師，柯太太則在裡面當藥劑師。他申請到外科的時候，家中第二個孩子出生，柯勳



廷充滿父愛地說，一個寶寶的出生，是人生一個非常美好的轉捩點，代表希望、負任還有喜悅。

柯勳廷剛開始到費城的外科，因英文尚未純熟，連接電話都害怕無法聽懂對方的意思，而避免和人有過多的交談。費城的外科訓練是金字塔形，相當嚴格，進去時是七個人，慢慢淘汰剩下五個人，最後畢業的總住院醫師只有二個，而且每年都有會考，讓他壓力特別大，以致於經常失眠。執照考試規定二年之內考過，剛開始他的考試成績不好，又遇上人事問題受到打壓，差點被主任開除，是柯太太全力斡旋，幫他爭取到跟主任面談的機會，才能化解誤會繼續訓練。之後他的表現愈來愈好，往後會考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。他覺得那個時候很有成就感，因為他證明東方人不比當地的美國人差。

離開費城後，柯勳廷一家遷往密西根，1985年老三出生，1987年到 Granrapid，在裡面與同事一起研究，相處非常愉快，人生感到相當順遂。唯一的遺憾是那年春天，大他三歲的哥哥突然暴斃。之後他到洛杉機開業，去南加大兼差，從講師、助理教授一直當到臨床教授。

拾筆寫作

柯勳廷從小就喜歡寫點東西，大學時期也在校刊中投稿刊登過灰色的文章，後來工作忙，就失了寫作的情緒。會重新提筆寫作，是在他大女兒錄取哥倫比亞大學那年。當時他得到重肌無力症，眼睛沒辦法張開，看東西有二個影像，這種病的患者有三分之一會死亡，三分之一維持現狀，三分之一治癒。當時的他有些惶恐，這樣的人生經驗讓他重新拾筆寫作。

送女兒去哥倫比亞大學後，他回到旅社想起「背影」那篇文章，朱自清看著父親的背影，而他現在角色顛倒，看著女兒離去的背影，覺得應該把他的感受寫下來，不然幾年以後，就沒辦法寫出這樣的文章了。便在空閒時間，陸續寫文章刊登在報章上。

大女兒之後申請到史丹佛的醫學院，二兒子也申請上哥倫比亞大學，子女們傑出的表現，讓柯勳廷把和子女相處的過程，求學的歷程和教養子女的經驗，集結成「薪火相傳」這本書。

回饋故里

1994年，因為母親得癌症，他每年都會回來台灣，除了省親他也演講及開座談會。每年五月他都回到故鄉彰化基督教醫院演講，也時時回北醫見學弟妹，因為對家庭和學校，他有一份無法割捨的情感，使他抱持著感恩與回饋的心情付出，在這裡，他能感受到來自家鄉的肯定、尊重，特別親切。

他希望能以自己經驗激勵大家接受挑戰。當提到對人生的挑戰時，他說，現在學生能出國的地方多，但如果有機會到美國或大陸發展，他會建議到美國挑戰。雖然在大陸能賺錢，但對台灣社會回饋的貢獻、意義卻遠不如到美國。

柯勳廷說，一個人如果一生都平順，就要懂得感恩，因為生命有起伏是正常的。保持樂觀、選擇一種宗教寄託，這樣才能在受到失敗的時候，引導你走出陰影。他也鼓勵年輕人應該多寫文章，寫文章是一種心理治療，當心中有一個打不開的結時，用寫作的方式把感情舒發出來，心裡也能隨之開懷起來。

最後，柯勳廷校友向醫學生提出一些建議，他說，三十年前的醫學生有二種，第一種是家族中都是醫生，自己自然也想成為醫生，第二種是志願的，其中又分為是喜愛這個職業，或是想賺錢、改變社會地位的，這是因為他們出生於戰後那個不安穩的年代，想找個安穩的未來。但現在的學生生長在安穩的時代，金錢的重要性不再那麼重要，更勇於挑戰，他認為現在的醫學生應發揮如此的勇氣，更積極探索未知的領域，找出自己的方向，勇往直前，接受挑戰並征服它們。（柯校友 1974 年醫學系畢業）¹⁷